

这是三年前的事了。浙江上虞的赵畅兄是我的一位热情而又勤奋的朋友。他一面忙于工作,一面勤于写作,为我供稿的《上海滩》杂志写了许多精彩文章。我们成了神交已久的朋友。

那天,他电话邀请我们一定要到上虞去一次。他说,上虞不仅有白马湖,有春晖中学,还有一本值得一访的好书。

我听了觉得奇怪。是什么书,值得我们专程去一次上虞?

他说,是一本保存完好的中文首译本《共产党宣言》,而且还很有故事。我们听了很高兴。为了尽早目睹这册中文首译本《共产党宣言》,很快我们便乘车前往上虞。

赵畅兄一接到我们,便立刻带我们来到上虞县档案馆。在那一排明亮的玻璃展柜前,他激动地指着一本保存完好的薄薄的小册子告诉我们:“这就是我们上虞珍藏的首译本《共产党宣言》。”

我们将目光一起注视着这本书,我看到书名是

上虞访书

从右往左排的,其中第二个和第三个字颠倒排错了。在书名上面印着“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”。书名下面有两行字,分别印着“马格斯、安格尔斯合著”和“陈望道译”。封面正中印着一幅水红色的马克思肖像。封底则清晰地印有“一千九百二十年八月出版”。果然,这是一册最早印刷出版的中文首译本《共产党宣言》。

赵畅兄自豪地说,目前在我国有关部门搜集到的七本《共产党宣言》首译本中,我们上虞的这一本不仅没有破损,没有污渍,而且首尾完好。

我有点好奇,便问赵畅兄,你们是怎样得到这本首译本《共产党宣言》的呢?

他听后笑了笑说,这里面有个曲折动人的故事。

原来,这本首译本《共产党宣言》是上虞县丰惠中学副校长夏云奇捐赠的。但冒着危险珍藏这本《共产党宣言》的则是他的父亲夏禅臣。

那么,夏禅臣是怎么得到这本书的呢?

赵兄听了,认真地说道,上世纪20年代,大革命风起云涌。许多浙江热血青年来到上海,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。你们看,这册《共产党宣言》封面左上角盖有一枚“华林”的印章。这位“华林”也是一个浙江青年,当年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时,得到这本《共产党宣言》。后来,传给外国语学社同学、浙江

上虞人叶天底等人学习。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,叶天底回上虞组建国民党区分部,叶任书记,夏禅臣任执委。两人配合默契,做成了不少事情。很可能在此期间,叶天底将这本《共产党宣言》传给夏禅臣,让他学习和了解马克思主义。

时隔不久,蒋介石发动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,叶天底被捕牺牲。夏禅臣侥幸躲过一劫。从此,这本《共产党宣言》就一直秘藏在夏禅臣的一只箱子里。抗战时期,夏禅臣带着全家为躲避日军扫荡而逃入虞南山区时,始终带着藏着这本《共产党宣言》的箱子,之后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和全国解放。直到1963年4月,他才将这只

张欢海上忆青霞

鱼丽

的笔墨、流畅的气韵,成为海上画坛生动的景象。同乡刘海粟曾评价吴青霞“是个古代少有,近代也不多的全能女画家。中国画十三科,样样皆能挥洒自如”。更重要的是吴青霞不仅画技高超,而且胆识过人。画越多,她作画兴致就越高。在文朋艺友面前自如挥毫,是她巾帼不让须眉的体现。在张欢的记忆里,无论画会,还是雅集,吴青霞均能于众目睽睽下潇洒泼墨画画。

尽管熟悉吴青霞的作画方式,但看到养母能挥动巨椽之笔写巨制时,张欢仍然忍不住赞叹。印象颇深的一次,上海铁路局请吴青霞创作一幅青绿山水,张欢陪着她静安宾馆作画。画作高一米八、宽六米七,可谓是巨制。没有那么大的画案,只好将纸摊在地上挂。后来这幅青绿山水张挂在铁路局外宾接待室,过往观者无不有眼前一亮的感觉。

退休之后的张欢依然相当忙碌,同时传播吴青霞艺术始终是她义不容辞的责任。在她心中,吴青霞是影响她一生的人。

张欢长相甜美,身材娇小,肤色白皙,颇有江南女性温婉贤淑的风范。虽岁月流逝,但她热心公益,矢志艺术、追求完美的治学精神,与吴青霞的艺术家风范是一致的。

读书与读人

江曾培

《文品与人品》一书记述的人,多是我在文艺编出版工作中认识的文学艺术家与编辑同事,其中有我的前辈,也有我的同辈、后辈,在组稿编辑的过程中,相互有了较多的接触和交往,这就让我在读“文”的过程中,也同时读了“人”。

我国历来有“文品即人品”之说,西方则有“风格就是人”的命题,讲的都是“诗品出于人品”的道理。因此,要深入阅读作品,也需要读好人品。孟子早就指出:“颂其诗,读其书,不知其人可乎?”

在向作者组稿读稿的过程中,我得以同时读了“人”,就大大有益于我“颂其诗,读其书”。

虽然,文坛艺界也有文品与人品不符的现象,最极端的说法是“文人无行”。不能说完全没有这种现象,但它只是一种以偏概全、一种片面的真实。文艺行当与各行各业一样,都有“不肖之徒”,但总体是好的。由于“文人”“应是灵魂工程师”,那种由污染了的灵魂所派生出来的“无行”之举,在内涵上与“文人”存在着尖锐的对立,“一粒老鼠屎”就最能“搅坏

一锅粥”。因此,文艺界特别需要加强为人的德行教育,要深刻记住鲁迅的话“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,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”。“无行”的文人,是难以产生好的作品的。即使冠冕堂皇地写些什么,也是虚伪的,不真诚的,言不由衷的,归根结蒂是一种假恶丑。

我在《文品与人品》中写到的作者编者,特别是其中的文化前辈,都是德艺双馨的大师,他们高尚的品德、卓越的见识、渊博的知识、精湛的才艺,让我油生高山仰止之感。《不朽的文品与人品》是我写巴金一文的题目,也是我对这些文化大师的共同看法。与他们来往相交,真有“共君一席话,胜读十年书”之感。“读人”,也是另一种读书,而且是读活书,活读书,读书活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这本“读人集”,也是一本“读书集”。

集子中也写了一些逝去的古人与前人,我自然不会与他们有直接的交往,书中所写的只是我在阅读他们的传记,或参观他们的故居、纪念馆后生发的一些感触。这也是一种“读书”与“读人”的结合。

我是一个老兵

潘与庆

我认识李进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那时我刚调到中福会少年宫工作不久。少年宫有个剧团,新四军老战士合唱团常常在那里排练为孩子们演出。同事告诉我,个子高高、说话声音低沉浑厚的那位就是团长李进。有时他在带领大家排练,有时在台上独唱或朗诵。后来,老讲师团几次聚会上我和李老师有过几次相遇,但都来不及细谈。

今年三月的一天,我有幸到李进家采访他。满头银发、精神矍铄的李老师握着我的手把我引进客厅,墙上醒目地挂着周恩来总理和他握手时的照片。

交谈中得知,李进是湖北人,三岁时随祖父行医到河南郑州安家,抗战开始他又随家人迁居西安。祖父去世后,李进半工半读进入西北“戏剧教育人员专修班”学习。他

爱上了戏剧、演唱与表演,在老师指导和刻苦努力下,还能教其他学生朗诵。后来李进参加了抗日救亡演剧队,演唱《黄河大合唱》,领唱《伏尔加河》,演出话剧《日出》等。

李进因独特的嗓音天赋和歌唱、演剧能力,先后在南京文工团、华东人民艺术剧院、上海人民艺术剧院、上海歌剧院任演员、队长、团长兼导演。他曾参加中国优秀艺术家组成的中国文化代表团,多次出国演出。还曾受到我国领导人的接见。

李进是表演艺术家,一级导演,演过话剧《李闯王》、歌剧《白毛女》等四十余部,导演过话剧《重庆24小时》,歌剧《刘三姐》,昆剧《钗头凤》等



抒怀

何积石

嫣然小坐翠微兴,顿觉高瞻造化称。投石溪头收雨后,拍天云起唤晚朋。

上海的河滨大楼位于北苏州路、河南路桥和四川路桥之间,有“远东第一公寓”之誉,素朴风华中隐藏着许多故事。张欢与养母吴青霞曾在这里度过一段美好时光。

在学生时代,张欢每次离开河滨大楼,站在河南路桥回头看的时候,吴青霞总是站在阳台上挥手,直到看不见她的人影为止。眼前是潺潺的河水,时而传来汽笛声,让她一直难忘此情此景。

20世纪80年代的张欢是上海滩一颗耀眼的明星,当时风靡一时的译制片,她出色的配音为之增色不少。艺术的养成是点点滴滴而成的,张欢能有这样的成就与吴青霞的精心教育也颇有关系。

日本电视剧《姿三四郎》是张欢配音的第一部作品,她在片中分别为双胞胎的姐姐高子和妹妹早乙美配音,在姐妹之间自如切换。让她记忆犹新的是当年为此剧配音得到吴青霞的悉心指导。吴青霞仔细地张欢分析人物,提出改进意见。比如高子

说:“好兄弟,快给我解开绳子。”惊魂未定的房世昌望望四周悄然无声,小心翼翼地帮外公解开绳子。外公不顾一切地爬起来蹒跚地钻进了沉沉的夜幕。

刚溜出去不久,就惊动了狼犬。站岗的鬼子鸣枪牵着狼犬大呼小叫地向黑影追去。遍体鳞伤的外公浑身乏力,加之一天水米未沾,踉踉跄跄没跑几步便力不从心,情急之下猛然翻身向山下滚去,滚至田边抬眼望去,只见闪着绿光的狼犬和黑影步步逼近。外公深知逃生无望,望着星光闪烁的天穹,艰难地爬到附近苔痕斑驳的井边,纵身一跃跳进了幽黑的井里。鬼子随狼犬蹒跚并进,向井里开枪射击,从井里打捞出外公的尸体,又惨无人道地向外公的头颅补了两枪。

房世昌提醒外婆:“赶紧带着孩子们跑吧,鬼子不会死心的,可能还会来抓家属。”外婆匆匆收拾了一下,背上襁褓中的阿妮,一手拉着3岁的小舅舅,一手挎着包袱,蹒跚地迈着小脚,带着8岁舅舅和7岁的母亲,沿路乞讨,走上了漫漫逃亡路。

四年后,外婆送13岁的舅舅参加了八路军,舅舅也走上了抗日的战场。母亲继承外公的遗志,16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回来了。四台山据点离房庄约三里路,一路上都是点点滴滴的鲜血。如豆般昏黄的灯光下,外婆见外公身上被皮鞭抽得皮开肉绽,腿上都是烧焦的印痕……外婆抚摸着遍体鳞伤的外公,号啕大哭。大姑姑拍着外婆提醒道:“别让汉奸发现了。”外婆强忍着悲愤和泪水,镇定

下来,翻出外公的衣裤,用水轻轻擦净外公血肉模糊的身子,小心翼翼地给他穿上。

小院里传来了悠长的鸡鸣声,老乡拉着板车上的外公出了院子,外婆迈着碎步紧随其后。淡淡的晨雾笼罩着逶迤的乡间小路,外婆恋恋不舍地目送着板车消失在如血的晨曦里。

鬼子不知房世昌也是中共党员,将他作为窝藏犯毒打一顿天亮走人。房世昌气喘吁吁地跑回家,见了外婆哭述了外公被惨害的经过。鬼子将外公押至据点后,将他吊在铁链上,皮鞭抽、上虎凳,甚至用烧红的铁棍烫,外公被折磨得嗷嗷直叫,严刑拷打之下,他坚贞不屈,决不招供部队的驻地。鬼子轮番拷打,至凌晨见他仍不投降,大失所望,打着哈欠睡觉去了。

鬼子走后,被打得奄奄一息的外公躺在冰冷的泥地上呻吟不止。他有气无力地对身边的房世昌

捐躯赴国难

李动

建党百年之际,禁不住想起无数“捐躯赴国难,视死忽如归”的中共党员,我的外公房栋泽就是其中的一位。外公有一张烈士证书,这也是我们家一段珍贵的红色记忆,凝望着这泛黄的纸张,我感佩他的慷慨赴死,也回想起了外公一生奉献的故事。

外公生前是鲁西南八路军六支队三营扩军办主任兼党支部书记。1940年农历七月十四日深夜,他潜回山东长清县房庄家里办急事并筹款。翌日清晨,突然传来一阵疯狂的砸门声。深感不妙的他立刻躲到隔壁房世昌家。一群日本鬼子见砸不开门,便翻过墙顶,跳进院子,冲进屋屋搜寻。外婆抱着受惊哭闹的阿妮,也被吓得六神无主,舅舅和母亲见状更是吓呆了。

十来个鬼子在房世昌家的蚊帐后发现了外公,野蛮地用三八大盖砸向手无寸铁的外公,用绳子五花大绑了外公和犯有“窝藏罪”的房世昌,耀武扬威地押向据点。

一天没有动静。静静的月光泻进凄清的小院,老槐树的叶子在院墙上描着斑驳的影子。外婆哄着四个儿女睡着后,心里惦着被抓走的外公。突然传来轻轻叩门声,警觉的外婆迈着小脚疾步来到院里拉开门栓,是外公的姐姐,她悲愤地说:“弟弟已被日本鬼子杀害。”如遭电击,外婆脑子一片空白。大姑姑哭诉道:“四台山上不断地传来惨叫声,弟弟整整哀嚎了一整天。”

约一个时辰,外公的尸骨被拉



72年前宝山打响解放上海攻坚战第一枪。

寻找100份红色记忆

责编:王瑜明